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种海人

Подводные земледельцы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马金林 谷兴亚

何茂正 王冰冰

译

名家名著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幻客书系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种 海 人

Подводные земледельцы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马金林 谷兴亚 何茂正 王冰冰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种海人 / (苏) 别利亚耶夫著 ; 马金林等译. — 郑州 : 海燕出版社, 2016. 9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0-6604-6

I. ①种… II. ①别… ②马…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4163 号

策划编辑: 王茂森

责任编辑: 黄秀琴

责任校对: 李培勇 齐笑

封面设计: 王威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社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3834455

网址: <http://www.haiyan.com>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18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让经典科幻作品给孩子们幻想增添正能量

(代前言)

我国进入了“新常态”的重要发展阶段。“新常态”的内涵丰富多彩，它的关键词是：创新。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创造性思维就显得格外重要。

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中说：“具有创造基因的文化与潜在的创造个人是创造力的两个必要条件。”我们认为，优秀的科学文艺（特别是科幻小说）是具有创造基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在的创造个人则必然是富于想象力、锐意求新的人。这两者相辅相成。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是给人们，特别是给青少年插上翅膀的人，是人类前进中的加油者。儒勒·凡尔纳、威尔斯不就是这样的作家吗？这样的作家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亚历山大·别

利亚耶夫就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位。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是苏联的科幻小说大师。他出生于沙俄时代闭塞的外省城市斯摩棱斯克。由于“在这外省城市的偏僻闭塞中,使人的心灵唯一能有生气的出路只有幻想”的缘故,他从小耽于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含必然。他在童年时代由于幻想飞上天空,以孩童的幼稚从房上纵身跳入空中,其结果酿成了他在25岁时患病卧床不起的灾难,他整整三年被禁锢在床上,瘫痪威胁着他。他感到自己“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还活着”。这一突然的变故带给他异常的困难,也更激发他拼搏的毅力。他阅读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翻阅各种刊物,病魔的肆虐倒更激活了他的想象力,最终使他走上了科幻作品创作之路。他从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还有一大批反映他所生活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札记,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

别利亚耶夫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国译介他的作品始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出过他的选集,为什么又把他的科幻小说全部译介呢?固然,从科学预见之方面来讲,在科技日新月异今天,许多想象已成现实,他的作品不一定还能带给人们惊喜,昨天人们想得出的,瞬间就成了事实。但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科学的预见(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儒勒·凡尔纳当年的许多幻想就给后来的科学家以许多启示,甚至被

称作现代科学的引路人),而且在于它蕴含的科学精神、不断探索的勇气、超越时代的深思、富有哲理的警世之言。别利亚耶夫的科幻作品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至今仍旧熠熠闪光,仍然能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注入正能量,催他们上进,助他们拼搏。

如果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学作品更注重科学性(有的研究者称作“硬科幻”),威尔斯的作品更注重社会性(有的研究者称作“软科幻”),那么,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正是两者得兼。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创作立足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从不凭空臆造。他指出:“科幻文学家应该受过科学教育,他们不仅懂得学者所从事的工作,而且能预想到研究成果和可能的发展,而这是学者本人暂时也还没有看出的东西。”他明确表示“苏联科学幻想作品的社会作用也应该具有确切的科学基础,如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一样”^①。为此,他的《水陆两栖人》中人的完善,重返人的第二故乡——海洋,《找回自己脸面的人》谈的人的肌体的改造,当今的科学已经将其相当程度地变成了现实。他的《跃入苍穹》(1993)、《太空船》(1935)、《盲目的飞行》、《康采星》(1939)正是基于苏联宇宙航行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作品。这些作品随着人类登上月球,并向火星和更广袤的宇宙进军而验证了它们的科学性。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在看过这些作品之后曾写信给别利亚耶夫:“有一些人从事设想和计算,另一些人很好地证明了这些设计,而第三种人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叙述出来,这些全部需要,全都可贵。”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是“第一流的科学幻想家”(别利亚耶夫语)。在

①别利亚耶夫文集序言(孟庆枢译),译文载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第37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

我们译介的这套作品里，从内容来说涉及人类战胜疾病、改造自然、改造自我的大胆幻想，对生物学、物理学、宇宙学、教育学、古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想象力描绘了这些领域的未来世界，那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会使人不忍释卷。

如前所述，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的更大魅力在于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深邃哲理思考。它们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基础上的（哲理本身的特点也在于此），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真反思。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让你回味无穷。

他的许多名篇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幸福，否则就是灾难。

在长篇小说《世界主宰》里，那个妄图主宰世界的施蒂涅尔企图用思想发射装置达到操纵人的思想、感情和灵魂的罪恶目的。在他身上不是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包括世界上一些邪教头目的真实面孔吗？《水陆两栖人》中的伊赫江德尔何罪之有？他希求的不过是一个人起码的自由，甚至是远离尘嚣，重返海洋，与海豚、鱼类为友的自由。然而，恶势力要把他作为聚敛珍宝的工具，达不到这一目的就将他置于死地。他只好永远消失在茫茫的海洋……

《永生粮》《找回自己脸面的人》也蕴含着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决不能偏离正确的航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命运就掌握在人类自身。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更需要对这一重大问题认真思考。

科学幻想小说从总的来说是文学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是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特品种，它既要具有文学作

品的共性，又有它的个性。这在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中体现得很鲜明，同时达到了很好的统一。鲁迅当年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科学小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达到“析理谭玄”之妙，恐怕指的也是如此。纵观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无不具有情节生动、扣人心弦的艺术特点，不要说他的长篇，如《水陆两栖人》等早有定评；连他的短篇《在深渊上》（已选入我国高校儿童文学作品选）、《雪人》等也都脍炙人口。任何读者都会为他的奇拔的想象力、高超的艺术手笔所倾倒。这也是他的作品盛传不衰的又一原因。

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作品的基调是关于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他在作品里弘扬正义，揭露、鞭笞各种形式的压迫，相信、赞美人的尊严，相信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坚信人类美好的明天。这也是我们此次把他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动因。

诚然，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毕竟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创作，许多新的科学预见、幻想不可能进入他的头脑（这证明科幻作品也离不开生活）。如果从这方面来讲，新的科幻作品可以作为它们的继续和补充。当然，有个别篇章，如《沉船岛》的个别描写也未必得当，但这毕竟瑕不掩瑜。

应该指出的是，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在苏联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当时，他的有些作品曾受到冷漠和愚蠢的指责。有些人用世俗的、粗野的眼光挑剔他的作品。别利亚耶夫的遭遇也部分地反映了科幻小说的命运。

在我国，如何给科幻小说一个正确的位置，仍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三体》荣获雨果奖，重振科幻之日已经到来。我们认为，优秀经典科幻作品被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接受、喜爱之

日，将是新一代素质进一步提高之时。尽管提高新一代的素质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无视、轻视优秀科幻作品的作用肯定是不利的。科幻作品在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培育创新驱动上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愿这套书能为这一事业增砖加瓦。

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海燕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王茂森编辑及各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孟庆枢 李毓榛

2016年6月1日

—目录—

种海人 1

太空飞船 157



种海人

马金林 谷兴亚 译

一、涅普顿·伊万诺维奇的烦恼

“让！约甘！约翰！约翰尼！杰奥瓦尼！……约安！伊万！万尼亚！万纽什卡！^①”

“啊——”有人美美地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只听见弹簧床吱吱呀呀响了几下，就又恢复了宁静。于是说话声操着各种腔调又叫了起来，声音忽高忽低：“让！伊万！约翰！……”那人突然大喊：“万卡，调皮鬼。乖乖儿地到我这儿来！”

“啊呀，现鬼！”隔壁的弹簧床又吱呀地响了一声，一双赤脚踏在地板上噼里啪啦地响起来。这个人鼻子里喘着粗气，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儿，打开房门，在墙边摸了摸，啪一声打开了电灯。

吊在天花板上的一盏小电灯照亮了金黄色的原木墙和宽大的窗户。窗户上挂着结实的深蓝色呢绒窗帘，靠墙有一张大绘图桌，桌上放着一张旧《消息》报、一些绘图用具、土地测量图、书本和几个文件夹。靠另一面墙，在一张窄小的旅行铁床上躺着一位中年男子，他两手放在脑袋后面，人长得很结实，宽宽的肩膀，棕色的头发，留着唇髭和尖尖的胡须。他睁大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左脸颊上有一处明显的记号：一道深深的暗红色疤痕。

“收拾收拾，万纽什卡，该走啦！”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说。

万纽什卡又叹了一口气，实在还想再睡一会儿。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裤，睡眼惺忪地站在屋子中间。他的脸还不失孩童的稚嫩和饱满，油黑的硬发理成了平头。他扬起眉毛，以便让眼睛尽快地睁开。他哑巴哑

^①让、约甘、约翰、约翰尼、杰奥瓦尼、约安，这是伊万这个名字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叫法。在俄语中万尼亚、万纽什卡则是伊万的爱称。

巴嘴唇，舒展双臂，伸着懒腰活动睡得发僵的身体。然后他走到窗前，一把将窗帘拉开，望着漆黑的夜色，说：“天还黑呢，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们先收拾收拾，天也就亮了。”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尔科夫回答说。

万纽什卡·托波尔科夫走进另一个房间，打开那里的电灯。这间屋子和第一间一样：一张床，一把普普通通的椅子，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有摆满书的书架，床头柜，组成了这间屋子的全部家具。在所有的房间中都看不到火炉，然而，如果俯下身来，就可以在桌子下面发现电暖气片。这种电气化设备与原木房屋的整体面貌有些不协调。

万纽什卡·托波尔科夫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隔壁喋喋不休地唠叨。他有一个独特的语言缺陷，有些音他发不准，总是用介于这些音之间的音来代替。他的口头禅是“见鬼”，但他都说成了“现鬼”，而且，他越是激动，越说不清。

“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条巨大的黄腹鲸鱼向咱们游来，压在咱们的屋顶上，把屋顶像蛋壳一样压塌了。会不会呢？”

“咱们的屋顶会撑得住的，别担心。你还在那儿磨蹭什么呢？”

“来啦来啦，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

万纽什卡打开柜子，取出特制的经纬仪^①、三脚架、测地链、橡胶袋。他背上这些东西，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沃尔科夫已经起了床，正在起劲地做操。

万纽什卡看着他，情不自禁地模仿他的动作，起初是悄悄地，后来

① 经纬仪，一种角度仪器，用于土地测量。

干脆把东西扔到地板上，一本正经地做起来。下蹲、起立、摆臂、弯腰、展体，结束时他满意地说：“太好啦，现鬼！这早操。”

他重新背好东西，打开了原木房的门。

这道门外不远处还有一道严实的铁门。万组什卡在圆形门旁摆弄了一下，打开了铁门。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铁箱子。

这个铁箱子的容积有两立方米。在万组什卡正面的铁壁上有一个直径为一米的圆门，它就像是一个大舷窗。在右壁上有一个铁柜，柜子上有一个活动的小侧门，左壁下面有两个不大的带网络的圆洞，直径大约为四十厘米。

万组什卡把土地测量工具搬进了铁箱。沃尔科夫随后走了进来。他和万组什卡一样，也只穿着短裤。万组什卡打开铁柜，从里面取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两只半截面具，它们是由黑色的橡胶大鼻子和固定在鼻子上的潜水镜构成的。潜水镜用橡胶带子固定，并从鼻子处（其实是从下面鼻孔处）引出两根胶管，随后，万组什卡取出两只带橡胶带和导线的照明电灯，背包、耳罩、佩剑，最后是沉重的铅底鞋。沃尔科夫和万组什卡开始麻利地往身上穿戴这些装备。首先背上铁背包，然后戴上鼻套和潜水镜。他们互相帮着把从鼻子处垂下的长胶管接在背后铁背包的特定孔上，然后把像广播耳罩一样的仪器戴在头上。圆形的耳罩紧紧地扣住耳边，从耳罩上又引出两根垂到肩下的管子，管口成喇叭状，就像电话机上的听筒一样。头上用橡胶带固定着一盏照明灯。随后二人扣紧腰带，腰带上挂着长佩剑。最后他们穿上了沉重的铅底鞋，并用皮条系牢。

从他们那从容又麻利的动作来看，这种“假面舞会”是家常便饭，而且已经习以为常。即便如此，万组什卡看了看沃尔科夫那黑色大鼻子、

凸起的潜水镜、传话筒、驼背般隆起的背包、头上的球形照明灯，还是禁不住笑起来。

“哈，现鬼！这简直不是人！是从火星来的大叔。”

沃尔科夫没有理会万纽什卡的话，紧紧地关上柜子，仔细地看了看通向木房的门，走到墙边，用力转动着圆形阀门。忽然，海水从一个圆洞中呼噜一下子冲了进来，还裹挟着一些小鱼。海水从赤裸的脚没到了膝盖，当水淹没到腰时，万纽什卡被凉得跳起来：因为身体刚刚离开热被窝，尚未变凉，冷冷的水刺激得他不大舒服。为了尽快适应温度变化，万纽什卡不等海水再升上来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连头没入了水中。

两分钟之后，铁箱子中注满了海水。在电灯的强光照射下，鱼儿们在淡绿色的海水中翩翩起舞。万纽什卡感到轻快了些，便从地板上站起来，扛起了测量工具。沃尔科夫打开了像舷窗似的圆形侧门，把它推向一边。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充满海水的黑洞。他们迈过三十多厘米高的门槛，来到了外面。一道耀眼的灯光从沃尔科夫头顶上喷射出来。沃尔科夫关上圆门，熄了灯，便向前走去。

尽管两人周围漆黑一片，但他们依然从容地向前走着。脚下是淤泥形成的斜坡。左边，往海岸方向，和前面，是一片昏暗的深绿色，上面的海水微微发亮。微弱的光线艰难地穿过五米厚的海水。右边则是无尽的黑暗，那里是大海的深处，海底斜坡向那里倾斜下去。

有时赤裸的身体会碰到长长的海藻，偶尔有一条驼背大马哈鱼^①会忽悠一下子游过来，又慌忙摇摆着身子闪到一旁，或者被某种稀奇古怪的鱼的甲壳擦伤。万纽什卡踩在一个大贝壳上，几乎绊了一跤。

他拿起沃尔科夫耳边垂下的传话筒，凑到自己嘴边，从外孔吹出一

①驼背大马哈鱼属于鲑鱼科，具有捕捞价值。

口气，把嘴唇紧贴在上面，说：“是不是打开灯？”

“要节省用电。”沃尔科夫回答，“天马上就要亮啦。我们去墨角藻小路，那里海底干净些，淤泥也浅。”

他们向左转，向海岸方向走去。天亮一些了。太阳也升出了海面，把光线射入冰凉的海水。

一刻钟后万纽什卡往上看了看。现在，头顶上的海水已经完全亮了。万纽什卡看见了身前晃动的淡绿色和棕色的海藻。看着这些纹饰各异的植物，你会以为这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用丰富、细腻和多样化的装饰来填补原有的缺陷。这里有像多结绳子似的海藻，有松树状的、爪形的、带子状的和带齿状边缘的海藻。在两三百米范围内，万纽什卡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植物，再远一些，就像是在地面上的雾天一样，一切都模糊了，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灰绿色的雾。一群大蟹敏捷地躲开人脚的威胁，藏到了杂草丛中。笨拙的海参像浑身布满嫩芽的软体虫一样，钻入淤泥里。数不清的小鱼在海藻丛中四散奔逃。

大自然只赋予海底植物三种颜色：绿色、棕色和黑色，不过，海洋动物却色彩缤纷，黑色、白色、黄色、橙色、蓝色和紫色，无所不有。当头顶上的太阳又升高了些的时候，万纽什卡看到了所有这些五光十色的鱼虾和软体动物。

由于一个劲儿地向左走，偏向海岸，万纽什卡走着走着，他的头突然一下子露出了水面。海面涟漪反射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当眼睛适应了一些时，他看了看天空和海岸。地面世界终究要比水下世界更加色彩斑斓。蓝蓝的天空是那么迷人，彩云、山峦，色彩多么丰富，森林郁郁、绿草如茵、黏土和岸边被海水冲刷的细沙又是那么黄灿灿的。

万纽什卡看到了被森林覆盖的海岸，在波涛上翩然飞舞的海鸥，明